

◇ 亦文亦画 方英文专栏



方英文,中国作协会员,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毛笔写作,书文双美。有各类作品五百万字,以三部长篇小说《落红》(获首届柳青文学奖)《后花园》(入围八届茅盾文学奖)《群山绝响》最具影响。散文代表作有《种瓜得豆》《短眠》《偶为霞客》。有英文版小说集《太阳语》,阿拉伯文版小说集《梅唐》。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,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,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◇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,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,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,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

昨夜床上两个人,形成竞赛睡觉态势,导致今早起来迟。过了早点时间,吃与不吃犹豫了几分钟。吃,是人生无可争议的头等大事。那就煮鸡蛋吧。

煮鸡蛋的方法是这样:凉水锅里下鸡蛋,文火缓缓升其温。水开后,咕嘟个五分钟,熟啦。开水倒掉,注满凉水。冷却五分钟后,可食矣。

为何煮鸡蛋要凉水入锅?因为鸡蛋性情温柔,脾气却是暴躁。开水锅里下鸡蛋?眨眼爆炸咧!所以要冷水淹其肤,微火渐升温。好比跟林黛玉类人儿谈恋爱,霸王硬上弓只能招致抽嘴巴。鸡蛋煮好后,要当即换成凉水浸泡。冷暖相撞,蛋与壳就两张皮了,剥而食之爽利了。冶炼啊铸造啊,包括气球旅行、卫星发射等高端领域,也用的这个原理。至少部分原理。

说来惭愧,过去虽然煮过鸡蛋,但煮的时间凭感觉,出锅的蛋要么糍糊状,要么健身球。问题出在不知道“水开后,咕嘟个五分钟”这一关键技术参数,还是不久前,我九十岁的岳母来现场辅导的!岳母少女时,曾给

友人劝我写小说,说是文学正途。我“严词拒绝”:“干嘛要装一副正大端容,在一个车马骈阗的大道上踽踽苦行?”实在更自知并不长于此道,以己之短搏人之长,是为不智。求知亦如是,须正视短板,知之为之,不知为不知。

人们往往好不懂装懂。我在青岛瞻仰康有为先生故居时,一男一女正进入。女士指着墙上先生油画肖像,言之凿凿地说:“画上写着‘端木蕻良题’,这是个日本人画的。”我在一旁直替端木先生抱屈,生怕他在地底下听见,要跳起来与她理论一番。

张岱《夜航船》序言里也有书生“装”失败的故事。大略讲的是江浙夜航船中,书生言谈漏洞百出,以致小僧“伸脚”。

便隔着数百年的光阴,女士与书生仍几乎是镜子里外的同一人,他在

第一回读词,是南唐后主李煜的《相见欢》,也因此初识了忧伤的梧桐:无言独上西楼,月如钩。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……

李煜的这首词,是从小学语文老师那传来的。一天的语文课之后,我们在写作业,语文老师一个人寂寂在黑板上写,写下这几行长长短短的句子。我悄悄地读,读得唇齿生出清凉的幽香。

那时我们小学是一排十几间的红砖瓦房,走廊前栽有长长一排梧桐,彼时是秋天,梧桐叶已黄。我们的语文老师因高考落榜而到学校教我们一群乡下娃。我不知道一个高考落榜生成为一个乡下代课老师是一种暂时的安慰,还是理想未酬、独对寂寞乡野光阴的孑然失落。

后来,我读了李煜的许多词,“塞雁高飞人未还,一帘风月闲”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”“小楼昨夜又东风,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“梦里不知身是客,一晌贪欢”……可是,像凉风贴着湖面徐徐而过,贴在我心上的还是寂寞梧桐。

中国画里很少见到梧桐,多的是松竹,也有杏梅。宋徽宗画有一幅《听琴图》,琴者身着道袍,端坐树荫

鸡蛋之歌

藏在山洞里的受伤红军送过饭。如今教我煮鸡蛋,也算是传承红色文化,不忘初心吧。

如今城市生活现代化而便捷。只要会一样工作能赚钱,其余皆可无知,一柄手机全搞定。比如路上尽跑快递哥外卖弟,你想吃啥了点一下手机,人家很快送上门来。于是我断定有许多人,尤其年轻人未必会煮鸡蛋呢。不是常说文学要为人民服务吗?所以我不厌其烦地写下煮鸡蛋的方法。

继续闲话解闷。

鸡为六畜之一,何时驯化为人类伙伴?司马迁没有考证出来,索性回避不提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?爱因斯坦都不晓得,况乎我等蠢货!但是鸡与鸡下其蛋,曾帮助七八亿中国农人渡过危命岁月,我却是知道的,亲身经历过的。鸡与蛋立下了汗马功劳,足以彪炳史册。

那时的鸡蛋虽有大小之分,不过平均算来,一颗鸡蛋五分钱吧。五分钱什么概念?一个壮劳农民下地干一

知乎

镜外搔首,她便在镜中弄姿。分明无知却浑然不觉,犹自卖弄不已。因此,人又须明白自己的无知,否则无论何时何处都会有伸脚小僧。

要明白自己的无知还须多读书,多读书才能少一些漏洞,多一些修为。那就读书吧。

春光正好,韶华始盛,最是读书好时节。看山际烟岚轻袅,听水畔鸟鸣上下,春风一度,落花水面皆是文章。莫蹉跎,读诗词,借一份春色夹进书里,翻一页得一抹绿意,一缕花香。翻得多了,整个春天都是你的。

入夏了,修竹压低了檐角,鸣蝉唤长了白昼。何妨高卧北牖,执卷读老庄。小门幽敞处,薰风掀了罗帏,夜萤也入了门户,悄然一领

李煜的梧桐

下抚琴,旁边的木几置一香炉。左右各有一听者,一个执扇低眉若有所思,一个仰面神往,童子侧。琴音悠扬中,老松苍翠,凌霄吐香,竹影横斜。我叹服着一个皇帝的画作,可心底总有不干:为什么琴者身后的那棵树不是梧桐呢?为什么那么多的画者,笔墨丹青里都绕过了梧桐?是因为松比梧桐更老吗?

梧桐似乎只落落生长在诗人词人的后院,伴着秋风,伴着细雨,自南唐,到宋代,到元代……一路低徊,一路忧郁。

李煜的梧桐除了“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”之外,还有“辘轳金井梧桐晚,几树惊秋。昼雨新愁,百尺虾须在玉钩。”秋风摇梧桐,黄叶翩翩飞,落于石井边。秋雨已然下起,长空之下,更添一段新愁。长长的珠帘被玉钩拢挂起来,谁人在帘边小立独自消受这叶落雨落的时光呢?李煜的梧桐,是湿淋淋沉落在秋雨斜阳里的梧桐,是悲秋的梧桐,是怅恨故国故园不堪回首的梧桐。即使是春花萌发的季节,梧

天活,各地拉匀,平均算来,折合人民币八分钱左右。

所以当时,除了逢年过节,或孕妇生娃、老人生病,平时没有谁家舍得吃鸡蛋的。鸡蛋要卖钱,换回油盐之类日用。仅有的几只鸡也成了家庭财神爷,鸡屁股变成银行取钱的小窗口。偷鸡摸蛋时有发生。大打出手导致人命,并非传奇。打谷场夜里放露天电影,讲的是抗日故事。但见日本鬼子进村,刺刀挑只鸡。没挑上鸡的胡扑乱抓。人们恍然大悟:日本侵略中国,原来是为了吃中国鸡啊!所以必须看紧鸡,半夜闻鸡叫,全家跳出门——追赶偷鸡贼或者黄鼠狼。

诸如此类那个年代的情景,我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《群山绝响》里,自以为精细描写了。但是我的笔调,却无意于诉苦,唯客观再现,尽一个作家的良知与本分罢了。毕竟新社会,日子比战乱年代不知好了几多许。历史要横看看,再竖看看,横竖不要极端。为防出版受阻,我在艺术上颇费了一番心思——尽量营造一种意境,所谓“少年的旧日时光”——大抒其情呢。

贤者气度。

秋天呢?霜期一到,秋色惨惨淡淡,寒气一阵紧似一阵,烟云都敛了姿容。明月霜天高,夜有秋声动,就颂一篇《秋声赋》。借了欧阳修辞赋里的兵戈之气来抵御秋的肃杀,便不觉浓稠的商音里也多了几许清湛。

至冬就冷峻了,宜历史。再往炉上坐一茶鼎,活火烹活水,四壁图书中有我,从上古读至明清,秦皇汉武安禄山李自成李师师陈圆圆……你方唱罢我登场。停书啜茶之际,看一看窗外,数点梅花天地心。

无奈书愈读心愈虚,生怕仍遇见“伸脚小僧”,时常要自问一声——知乎?

“知之”与“不知”一番较量之后,终究得以和平共处,求知之余亦渐渐懂得藏拙。也方知“不知”实为“真知”。

桐也是病愁的。他有一首《感怀》诗,诗里写:又见桐花发旧枝,一楼烟雨暮凄凄。凭阑惆怅人谁会,不觉潸然泪眼低。

是李煜的家国之悲,凉了梧桐。自李煜后,梧桐有了身世之感,有了家国之痛,有了沉痛忧郁的气质。

李清照一脉接续着李煜的声气腔调,在南方的纸窗下写:“梧桐更兼细雨,到黄昏,点点滴滴。这次第,怎一个愁字了得!”这首著名的《声声慢》,词从“寻寻觅觅,冷冷清清,凄凄惨惨切切”十四个字的叠词写起,才开篇,已是哀怨凄婉不尽。后面,只有用更凄冷的梧桐和秋雨来压一压了。彼时,女词人已经南渡,北宋已亡,丈夫已逝,曾经耗尽心血收藏了十余屋的书册也在战乱中被焚。遥望中原家万里,她身在多雨多梧桐的南方,独自听雨滴梧桐,看黄花满地。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人,她眼里的梧桐秋雨,已然浓缩着一个南宋王朝的愁与恨。

自李煜之后,自李清照之后,握笔写诗词的人,提笔的刹那大约都要先掂量掂量,心里的那点凉风,够不够摇动一棵中国的梧桐。